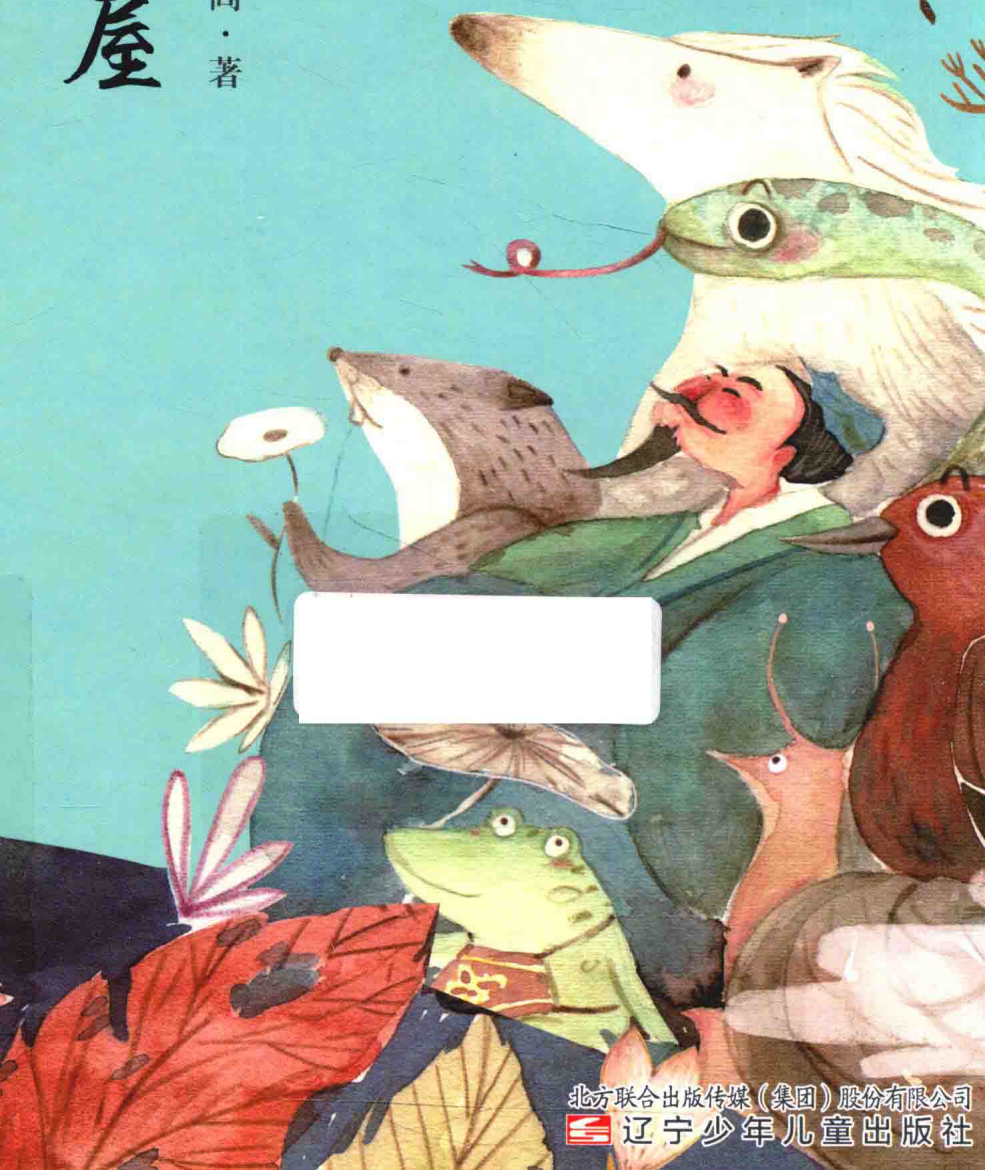


童年海
01

三味书屋

王充闾·著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童年海

三味书屋

王充闾·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沈阳

© 王充闾 2017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三味书屋 / 王充闾著. — 沈阳 :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7.8

(童年海)

ISBN 978-7-5315-7073-8

I. ①三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33618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张国际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: 110003

发行部电话: 024-23284265 23284261 总编室电话: 024-23284269

E-mail: lnsecbs@163.com

<http://www.lnse.com>

承印厂: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苏 萍

责任校对: 贺婷莉

封面设计: 李 钊

版式设计: 李 钊

插图绘制: 小小EE

责任印制: 吕国刚

幅面尺寸: 146 mm × 210mm

印 张: 9 字数: 164千字

插 页: 16

出版时间: 2017 年 8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~8000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315-7073-8

定 价: 3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题记

识者一眼就能看出，这个书名是借用的，因而也并非实体；且其含义简明，非复原有的那样深邃、复杂。“三味”者何？趣味、韵味、意味也。

前人赋予“三味书屋”的意蕴，无论其为“诗书味为太羹，史为折俎，子为醢醢（佐餐调料）”，还是“读经味如稻粱，读史味如肴馔，读诸子百家味如醢醢”，抑或是“布衣暖（甘当老百姓），菜根香（甘于粗茶淡饭），诗书滋味长”，基本上都紧扣着书卷；而趣味、韵味、意味，说的也是文章以至书卷的体性。

这么附丽，未免有敝帚自珍、不揣鄙陋之嫌。好在大文豪契诃夫说了：“大狗叫，小狗也叫。”较之前贤往哲的华章宝卷，纵使品类有高下之别，内涵有深浅之异，但是，这些短文其为心画、心声则一。

王充闾

2016年5月

目 录

题记

趣 回 味

- 童子功 // 2
- 古书断句趣谈 // 10
- 我的第一个老师 // 15
- 嘎子哥 // 25
- 沙山 // 33
- 游戏 // 45
- 童年镶嵌在大自然里 // 53
- 意念中的行旅 // 63
- 我也会老吗? // 68
- 张大帅玩“鹰” // 77
- 三个唐僧 // 88
- 故事大王 // 94

韵 味

- 绿窗人去远 // 100
青天一缕霞 // 114
心中的倩影 // 123
捕蟹者说 // 131
冰城忆 // 136
我的四代书橱 // 142
泛泛水中凫 // 148
天上黄昏 // 153
溪韵 // 161
忘不了彝家一曲歌 // 167
寻访“大红袍” // 174
一“网”情深 // 181

意 味

- 望 // 192
碗花糕 // 208
孟母颂 // 223
换个角度看问题 // 228
爱尔默的心事 // 234

法布尔的忠告 //	241
皮格玛利翁的期望 //	245
废物——放错了位置的有用之材 //	250
五岳还留一岳思 //	254
三道茶 //	263
张公子的叹恨 //	269
追求 //	274

趣 回 味





童子功

我的故乡处在一个紧邻芦苇荡的荒村里。当时的环境是兵荒马乱，土匪横行，日本“皇军”和伪保安队，在别处可以横行无忌，大摇大摆地进进出出，唯独在这一带不敢露面，结果，这里便成了一处“化外”天地。加之，居住分散、户数较少，学校自然也难以兴办。说到条件，就要提到“魔怔”叔了。他有一个男孩，小名唤作嘎子，生性顽皮，活泼好动，三天两头招惹是非。“魔怔”叔自



己没有耐心，也没有精力加以管教，便想延聘一位老学究来进行培养、造就。于是，就请到了有“关东才子”之誉的刘璧亭先生。他是“魔怔”叔早年的朋友，国学功底深厚，做过府、县方志的总纂。只因不愿仰承日本人的鼻息，便提前告老还家了。

而我，由于得到“魔怔”叔的垂爱，他出面说服我的父亲，让我一同上学。其实，在我父亲来说，是“欲渡河而船来”，正中下怀，求之不得。这样，我便“借光”进入了私塾。母亲说：“这回好了，小马驹戴上了笼头。”从此，我们这两个无拘无管、疯淘疯乍的顽童，便从“百草园”来到了“三味书屋”。其时为1941年春，当时我刚满六岁，嘎子哥大我一岁。

私塾设在“魔怔”叔家的东厢房。这天，我们早早就赶到了，嘎子哥穿了一件红长衫，我穿的是绿长衫，见面后他就要用墨笔给我画“关老爷”脸谱，理由是：画上的关公穿绿袍。拗他不过，只好听从摆布。幸好，“魔怔”叔陪着老先生进屋了。一照面，首先我就吓了一跳：我的

妈呀，这个老先生怎么这么黑呀！黑脸庞，黑胡须，黑棉袍，戴着一顶黑礼帽。高高的个子往那里一站，简直就是一座黑塔。

“魔怔”叔引我到厨房洗净了脸盘，便开始举行“拜师仪式”。程序很简单，首先是，两个蒙童向东墙上的至圣先师像行三鞠躬礼；然后拜见先生，把“魔怔”叔事先为我们准备好的礼物（《红楼梦》里称之为“贽见礼”）双手奉上；最后，两个蒙童拱手互拜，便算了事。

接着，是先生给我们“开笔”。听说我们在家都曾练习过写字，他点了点头，随手在半张宣纸上，工工整整地写下了“文章得失不由天”七个大字，再让我们各自在一张纸上摹写一遍。这样做的用意，我体会，是为了掌握蒙童写字的基础情况，便于以后“按头制帽”，有的放矢。

先生见我们每人都认得许多字，而且，在家都背诵过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，便从《千字文》开讲。他说：《三字经》中有两句：“宋齐继，梁陈承”，讲了南朝的四个朝代，《千字文》就是这个梁朝的周兴嗣作的。梁武



帝找人从晋代“书圣”王羲之的字帖中选出一千个不重样的字，交给文学侍从周兴嗣，让他把这些字组合起来，四字一句，合辙押韵，构成一篇完整的文章。这可是个硬头货，要拿出真本事的。“王命不可违”呀！周兴嗣苦战了一个通宵，《千字文》斐然成章。梁武帝诵读一遍，连声夸赞：“绝妙好词。”周兴嗣却熬得须发皆白。先生说，可不要小瞧这一千个字，它从天文地理讲到人情世事，读懂了它，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个基本的概念。

当时，外面的学校都要诵读伪满康德皇帝的《即位诏书》《回銮训民诏书》和《国民训》，刘老先生却不去理会这一套。反正“天高皇帝远”，没有人管束他。几个月过后，就给我们讲授“四书”，从《论语》开始，依次地把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讲授下去。

老先生多次向我们重复这样一段话：“讽诵之际，务令专心一志，口诵心惟。字字句句，绸绎反复，抑扬其音节，宽虚其心意；久则义礼浃洽，聪明日开矣。”他并未说明此语的出处。后来读书渐多，知道原来是阳明先生的

论述。

当然，话是那么说，然而，对于两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，面对那些历经两三千年传诵不衰的珍贵古籍，要真的做到“义礼浹洽”，却又谈何容易！即便是经过先生讲解，也还是不懂的居多。于是，求知若渴的我，就一句一句地请教。比如读到《论语》，我问：

夫子说的“四十而不惑”，应该怎么理解？

老先生说，人到了四十岁，就会洞明世事，也能够认清自己了，何事做得，何事做不得，何事办得到，何事办不到，都能心中有数；再过一些年就是“五十而知天命”，便又进入一个新的境域。

但是，有时当我问得过于频繁了，他就会说，不妨先背下来，现在不懂的，随着世事渐明，阅历转深，会逐渐理解的。西方哲人有“最崇高的乐趣，是理解带来的欢乐”的说法，可是那时，我却经常处于“囫圇吞枣”的朦胧状态，有时竟是“猪八戒啃人参果——食而不知其味”，根本谈不上享受这种欢乐。



读书生活十分紧张，不仅白天上课，晚上还要自习，温习当天的课业，以增强理解，巩固记忆。那时，家里都点豆油灯，“魔怔”叔特意买来一盏汽灯挂在课室，十分明亮。没有时钟，便燃香作记。一般复习三排香的功课，大约等于两个小时。

早饭后上课，第一件事，便是背诵头一天布置的课业，然后由先生讲授新书。私塾的读书程序，与现今的学习方法不尽相同，它不是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再作记忆，而是先由先生逐字逐句地串讲一遍，扫除了读音障碍之后，学生就一遍遍地反复诵读，直到能够背下来的程度，也就是：先背诵，再理解。“魔怔”叔说得很形象：“这种做法，和入室窃贼偷东西类似，先把偷到的财物一股脑儿抱回家去，待到消停下来，再打开包袱，一样样地细看。”这么做的道理在于，十二三岁之前，人的记忆能力是最发达的，尔后，随着理解能力的增强，记忆能力便逐渐减退。因而，必须趁着记忆的黄金阶段，把需要终生牢记的内容记下来。前人把这种强记的功力，称作“童子功”。

不过，儿时的记忆力再强，背诵这一关也是不好过的。一年到头，朝朝如是。到时候，先生端坐在炕上，我要背对着他站在地上。按照事先布置的课业，听到一声“起诵”，便左右摇晃着身子，朗声地背诵起来。遇有错讹，先生就用手拍一下桌面，简要地提示两个字，意思是从这里开始重背。背过一遍之后，还要打乱书中的次序，随意挑出几段来背。若是没有做到烂熟于心，这种场面确实是难以应付。

我很喜欢背诵《诗经》。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；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”整齐协韵，诗意盎然，重章叠句，朗朗上口，颇富节奏感和音乐感。诵读本身就是一种欣赏，一种享受。可是，这类诗章也最容易“串笼子”，要做到“倒背如流”，准确无误，就须下笨功夫反复诵读，拼力硬记。好在木版的《诗经》字大，每次背诵七八页，倒也觉得负担不重，可以照玩不误；后来，逐渐增加到十页、十五页；特别是因为我淘气，先生为了用课业压住我，竟



然用订书的细锥子来扎，一次带起多少页来就背诵多少。这可苦了我也，心中暗暗抱怨不止。

我原以为，只有这位“黑先生”（平常称他“刘先生”，赌气以后就改口叫他“黑先生”，但也止于背后去叫）才会这样整治生徒；后来，读了国学大师钱穆的《八十忆双亲》的文章，方知“天下塾师一般黑”。钱先生是这样记述的：“翌日上学，日读生字二十，忽增为三十。余幸能强记不忘，又增为四十。如是递增，日读生字至七八十，皆勉强记之。”塾师到底还有办法，增加课业压不住，就以钱穆离座小便为由，“重击手心十掌”，“自是，不敢离座小便，溺裤中尽湿”。

我的手心也挨过打，但老师不是用手掌，而是用板子，榆木制作，不甚厚，一尺多长。听人说，木板经尿液浸过，再用热炕猛烙，便会变得酥脆。我和嘎子哥就趁先生外出，如法炮制，可是，木板依旧十分结实。



古书断句趣谈

进了私塾，我和嘎子哥首先读的是“三百千千”（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家诗》《千字文》）。三言、四言，或五言、七言，一部书一种格式，不发生断句问题。可是，待到读“四书五经”了，线装、木版的书，没有标点符号，读起来就发生困难了。

于是，老先生使用蘸了朱砂的毛笔，在我们的书上进行圈点。他边点边说，古代读书人的一项基本训练，就是“习其句读”（“读”读dòu），也就是《三字经》里说